

論
群
衆
路
綫
問
題

讀者書店印行

論群眾路線問題



新華書店印行

目 錄

第一部份 羣衆路線的意義與重要

- 一 毛澤東論羣衆路線——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一
- 二 羣衆路線的重要性……………四
- 三 毛澤東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五
- 四 羣衆有無限的思想創造力……………七

第二部份 羣衆路線的實踐問題

- 一 放手走羣衆路線……………一一
- 二 是誰不放手？對誰放手？……………一三
- 三 劉少奇：關於黨的羣衆路線問題……………一八
- 四 季米特洛夫論宣傳羣衆化……………二五

第一部份 群眾路線的意義與重要

一 毛澤東論羣衆路線

——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需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系統的意見），又向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並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向羣衆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或方法論。（整風文獻二四六頁）

合作社性質，就是爲羣衆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羣衆，爲羣衆打算，把羣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想問題從羣衆出發而又以羣衆爲歸宿，那就什麼都能好辦。因此，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隊的負責同志要替戰士着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着想，替雜物人員

着想。這種群眾觀點的生產學說，打破了過去各種不正確的學說，也只有這種爲羣衆的學說，才能把生產搞得好。

我願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產。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是一種合作社，農村的集體互助勞動又是一種合作社，此外還有包含各種業務在內的綜合性合作社，被稱爲運輸隊的運輸合作社，工人們集體互助的手工業合作社，把這許多樣式的合作社都發展起來，全體公私羣衆就會變爲富裕的了。在敵後各根據地的目前困難狀況，也就能够克服了。（毛澤東選集八九一頁）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够同羣衆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裡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作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衆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衆鬥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羣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間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總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與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與幸福。如果我們作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羣衆，不了解羣衆的情緒，不能够幫助羣衆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衆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向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作風就

是國民黨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份缺乏羣衆觀點因而脫離羣衆的工作同志，因此必須堅決的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羣衆親密的結合起來。此外，在我們的軍隊工作中，則存在有一種軍閥主義作風，這也是一種國民黨作風，因為國民黨軍隊是脫離羣衆的。我們的軍隊必須在軍民關係上、軍政關係上、軍黨關係上、官兵關係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關係上、幹部相互關係上，實行正確的原則，決不可犯軍閥主義的毛病。官長必須愛護士兵，不能漠不關心，不能採取肉刑。軍隊必須愛護人民，不能損害人民利益。軍隊必須尊重政府，尊重黨，不能鬧獨立性。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歷來是好的，現在也是好的，是全國軍隊中一支最好的軍隊。但是近年確實生長了一種軍閥主義的毛病，一部份軍隊工作的同志養成了一種驕氣，對士兵，對人民，對政府，對黨，橫蠻不講理，只實備地方，不實備自己，只看見成績，不看見缺點，只要聽恭維話，不要聽批評話。例如陝甘寧邊區，就有這種現象。經過去年的高幹會與軍政幹部會，又經過今年正月的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運動，這個傾向是克服下去了，還有一些殘餘，也可以繼續去克服。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上，這種毛病都是有的，那裡的黨與軍隊必須注意克服這種毛病。無論在地方工作中，在軍隊工作中，無論是官僚主義傾向與軍閥主義傾向，其毛病的性質都是一樣，就是脫離羣衆。我們的同志，絕對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犯了毛病的人，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灰塵在

自己純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的開展，對於發展生產運動也是這樣。

（毛澤東選集八九七——八九八頁）

二 羣衆路線的重要性

最後？黨史教導我們說，工人階級黨不與羣衆發生廣泛的聯繫，不經常鞏固這種聯繫，不善於傾聽羣衆底呼聲和瞭解他們的迫切需要，沒有不儘教導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的決心，那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羣衆的黨，就不能成爲能領導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全體勞動羣衆的黨。

如果黨善於像列寧所說那樣『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繫，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那它就會是不可戰勝的。

如果黨竟在自己狹隘的黨範圍內閉關自守，如果它竟與羣衆隔絕如果它竟蒙上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那它就會必遭滅亡。

『布爾什維克黨，——斯大林同志說道，——只要是與廣大民衆保持着聯繫，就會始終是不可戰勝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理。反之，布爾什維克一脫離羣衆，一失掉自己與羣衆間的聯繫，一染上官僚主義的塵垢，就會喪失任何力量，而變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臘人所傳說的神話中有一位叫做安泰的著名英雄，他的父親據說是海神波賽東，母

親是地神蓋婭。他對於生育，撫養並把他教養成人的這位母親愛慕備至。安泰很有力量，沒有那一個英雄能與他抗衡，因此大家都認為他是個無敵英雄。爲什麼他這樣有力呢？原來他同敵人決鬥遇到困難時，便望地上一靠，即往生育和撫養了他的母親身上一靠，因而就取得一股新的力量。但他終有一種弱點，就是生怕別人用某種方法把他跟地面隔開。敵人知道他有這種弱點，於是時時刻刻暗中窺伺他。後來忽然有個敵人利用了他這種弱點，結果便把他戰勝了。這個敵人就是蓋爾枯里斯。試問他是怎樣把安泰戰勝的呢？原來這個敵人設法把安泰跟地面隔開了，把他舉到了空中，竟使他無法再同地面接觸，結果便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爲布爾什維克頗與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相像。他們也同安泰一樣，其所以強而有力，就是因爲他們與自己的母親，即是與生育、撫養並把他們教導出來的羣衆保持着聯繫。所以他們只要還是與自己的母親，與民衆保持着聯繫，那他們就能始終隱有把握的保持住他們那種不可戰勝的地位。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堅強有力而不可戰勝的關鍵」（斯大林，論黨工作缺點）。以上就是布爾什維克黨所經過的歷史途程底基本教訓。（聯共黨史四四一——四四二頁）

三 毛澤東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

「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和全黨同志們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上面這些話是毛澤東同志在「農村調查序言二」所寫的。

「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羣衆的小學生，……羣衆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作爲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爲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與了解他們的經驗、願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爲政策交還給他們。」

上面這些話是毛澤東同志對一個外國記者所談的。

大家看！一個中國有歷史以來的最傑出、最偉大的人民領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舵師，他對於自己的看法，不過是羣衆的小學生。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所以偉大。毛澤東同志的所以能够最正確地指導中國人民事業前進，指導中國共產黨前進，就是因爲他能够甘當羣衆的小學生，能够集中羣衆的意見變成指導的智慧。許多人都想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但是往往把它看成奧妙的、似乎不能爲常人所理解的「天書」，忘記了或者不願意學習毛澤東同志這種向羣衆學習的主要思想方法，而就悟成爲許多同志犯錯誤的根源。事實上，毛澤東同志這種主要思想方法，是人人都可以學到的，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如果「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給羣衆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學習毛澤東同志這個主要思想方法，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所遇到的困難，不是個本有沒能力的問題，而是肯不肯下決心的問題。這是換腦筋，這是思想的革命。

四、羣衆有無限的思想創造力

顯然的，在共產黨內，也有某些黨員，瞧不起羣衆的意見的，認爲羣衆是「無知」，而自己總是一種「聰明絕頂」的，因此，有事也總不願意和羣衆商量，自己武斷，一意孤行。必須警醒這種共產黨員：不管是自覺或不自覺，他們這樣是把自己的觀點落到國民黨的觀點裡面去了。這種觀點是和毛主席的思想，和共產黨的思想，不能相容的。「衆人是聖人」，這是民間的一句老話。大眾的智慧是無限的。只有羣衆才具有最大的創造力。只有集中大眾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智慧。事實上，任何困難的問題，自己在腦中想不通的東西，一旦和羣衆商量，便能迎刃而解，豁然貫通。這是許多在革命上有經驗的同志所熟知的，特別是毛主席經常用這種經驗告訴了同志們。不幸的，就是，我們有些同志時常對羣衆的創造，熟視無睹，他們認爲那不過是「小小」的一句話或一件事，用不着去驚奇的。

就是在土地改革問題上，到處都有羣衆的創造。舉例來說，根據一位同志的反映：一九四三年開減租時，靜樂圪塔村有一個地主想逃避減租，使用鬼計耍手段，要賣地，給幾個富農和富裕中農說好了，價錢也定了，正要寫契，可是許多貧苦農民就利用了民主政府法令的保佃權，沒有讓他賣成。四四年開清算時，那個地主退出了二百畝地、三座院子。原來這二百畝是由三家富裕中農包租下來，先自己把好地坪地種上，再把剩下的壞地租給二十五戶中貧農，地租攤款好地壞地一樣，因爲這裡邊有剝削，村裡人就叫那三家爲「二地主」，這時地主退出，那三家企圖剝斷

好地，對羣衆說：「以前誰種的地現在退給誰。」羣衆們說：「這地租了三輩子，坪地、坡地、好地、賴地，誰也種過，你們給我們那一件子？你們現在全種的是好地，你們要把好地全分了，剩下賴地給我們，我們不要。」那三家說：「要提扯以前來鬧不清。」但羣衆就主張和那三家算賬退租，那三家又不想退租，又不願讓羣衆好地，村裡吵成一團鬧不清。一位幹部當時沒有把握，有一天遇到三個老漢，他們就提出了意見：「把村裡有地的人拋開，從沒地的人一坨截一坨截的分。」這意見就啓發了幹部們的思想。開了羣衆會，羣衆把那三家駁倒了。分地時，幹部說：「怎麼分？」羣衆說：「從根子上分，地少的先分，地多的後分，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結果組織了「土地分配代表委員會」，按照羣衆的原則，從村裡最窮的起，按人口把土地分配了，在減租清算時代，這可說是羣衆一種很大的創造。這個創造，第一，阻止了地主把土地轉化爲白洋，躲避土地改革的企圖；第二，說明地主幾輩子的剝削，好地壞地，誰都種過，改變了當時許多地區「誰種歸誰」的不公平分配方法；第三，按照人口實行公平合理的、平均的土地分配方法。當然，我們接觸的這個材料，還不很完全，而當時這種創造，無疑地也是初步的，不完全的，粗糙的。但是，這個例子，就充分說明了羣衆的創造力。按照一位幹部的回憶所說：「七八日我們幹部愁的鬧不開的事情，經過羣衆，聽了羣衆的話，一夜就甚也解決了。」

再舉例來說：最近臨縣郝家坡的土地分配，「羣衆會有新的創造，即不僅將土地評出產量，定出一種產量標準，按人口和貧苦程度平均分配（如每人分一石五斗產量地），而且是將無地少地農民的貧苦程度再分爲三等，定出三種產量標準，按等級平均分配，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是無地貧民和赤貧農爲第一等，每人（外地復員軍人和單身漢以二人計）分兩石產量的地，缺地很多

的貧農爲第二等。每人分一石七斗產量的地，缺地不多但須補地的次貧農爲三等，每人分一石五斗產量的地。據羣衆意見，這種辦法最公平（按產量）、最合理（分等級），因爲按一種產量標準平分，無地的和赤貧比次貧農還是吃虧。這個創造的內容，就是解決了按貧苦程度分配的原則。

此外，根據各地土地改革的工作團的報告，各地羣衆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創造，簡直是很多的。羣衆的創造，纔是生動活潑的，他們沒有死板的公式，沒有死板的表格，他們是按照具體的情形，加以揣摩，而各地以至各個鄉村具體的情形，時常是有自己的特點，或者有差別的，因此，創造的東西，就有極豐富的、複雜的多樣性。

這種根據自己鄉村具體情況的羣衆自我創造，適合了羣衆的要求，因此，就爲羣衆所擁護，就有最大的生命力。只要我們能够真誠地、謙遜地和羣衆商量，聽取羣衆的意見，並善於啓發，那末，羣衆的創造力就會不斷地、無限地湧出來。相反，如果我們的態度是傲慢和武斷，對於羣衆的意見，不是傾聽，而是不理，不是啓發，而是壓制，那末，就一定損害羣衆的思想創造力。

可以說毫無例外，各個工作團到各地方，凡是工作有較多創造而做得最好或較好的一定是因爲和羣衆商量得最多；凡是工作缺乏創造而做得較差或最差的，一定是因爲和羣衆商量較少或者是沒有和羣衆商量。多數事情做得好，而有一件兩件做不好的，大概也總是因爲這一件兩件沒有先和羣衆商量。不和羣衆商量，就不能知道羣衆的需要，就不能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不能確定爲當地當時羣衆所確實（是說確實的，不是說表面的、形式的）能够擁護的工作步驟與鬥爭方

針，就不能按照當地當時的具體情況，逐步提高羣衆的覺悟（由個別利害的覺悟提高到一般羣衆利害的覺悟、由經濟的覺悟提高到政治的覺悟），就不能使羣衆的思想和行動成熟起來。自然而然地走向革命化，就不能使羣衆自己決定並自己翻起手來，按照毛主席所提出的自願的原則，處理自己的問題，就不能把問題解決得讓羣衆真正滿意；因此，在工作上也就一定不能够有什麼真正的創造來。

（論羣衆路線五九頁）

第二部份 群眾路線的實踐問題

一 放手走羣衆的路

「孟子」書上有一段話：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這段話很好。按照我們的情況來說，就是這樣：根據幹部說的話還不行，根據積極分子說的話也還不行，根據羣衆說的話就行了。有事只和幹部商量是不夠的，只和積極分子商量仍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和羣衆商量。這對於我們幹部是極重大、極嚴重的問題。過去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好，就是因為沒有認真實行毛主席這種態度，這種方法。我們黨的政策原來是從羣衆中來的，但是，如果我們各級幹部沒有執行政策的羣衆路線，有了好政策也是枉然。我們幹部必須堅決、徹底地拋棄官僚主義的老一套。概括前面所說，可以歸列到下面幾條：

二、大家都齊下決心，真正學習毛主席，當羣衆的一個小學生，有事和羣衆商量。

二、信任羣衆的正確。非羣衆決定不能解決問題，所以要放手把問題交給羣衆去討論和處理；凡是我們犯的錯誤，都在羣衆面前公開承認錯誤；羣衆所認為不適當的決定，聽憑羣衆推翻，由羣衆來重新決定；要根據羣衆的意見來改造我們的各種幹部與組織。

三、不是硬套公式，而是從當地當時的羣衆具體情況出發，「根據羣衆的覺悟程度，去啓發與提高羣衆的覺悟，在羣衆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羣衆逐步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見「論聯合政府」）。

四、我們不是主張尾巴主義或自流主義，而是要善於把羣衆的意見集中起來，轉化為指導羣衆運動前進的指南針，把羣衆考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轉化為我們指導羣衆的方法。

五、這樣，就能够走到領導方針及領導骨幹與羣衆的一致，能够使得我們這個偉大的、爲人民服務的黨底「每一步驟和每一行動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羣衆革命化」，並將鞏固羣衆由鬥爭中得來的一切果實。

最近有一個工作團從鄉下回來，帶來了那裡一個農民所說的幾句話：「政治要放在民間。過去做事情，是上頭往下灌，現在做事情，是要從下往上掏。」這幾句話說得真好。我們現在做事情，要和羣衆商量，就是要「從下往上掏」。這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切。

二 是誰不放手？對誰放手？

放手發動羣衆，是毛澤東羣衆路線的根本要諦，發動農民羣衆是發動廣大革命羣衆的中心環節，發動基本農民羣衆又是發動廣大農民羣衆的中心環節。

發動羣衆是進行任何革命工作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之一，這是一條政治路線，一條組織路線，也是一條工作路線，在學校中要使廣大的學員羣衆學習的好，就得充分的把學員羣衆發動起來，才能完成學習的任務；在機關中要使各該部門工作進行的好，就得充分的把幹部羣衆發動起來，才能完成工作的任務；在部隊中要大量殲滅敵人，就得充分的把戰士羣衆發動起來，才能完成戰鬪勝利的任務；在土地革命中要想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務，也就得充分的把農民羣衆發動起來。

在進行各種革命工作去發動羣衆中，其最基本與最主要的一個環節，是發動農民羣衆，因為農民羣衆是革命的主力，是決定革命勝利的根本力量；農民羣衆發動起來，一切革命工作都有了基礎，尤其是軍事的與經濟的革命工作有了基礎。因此，我們通常提起發動羣衆，就是發動農民羣衆。

發動羣衆，發動農民羣衆包括兩種意義在內，這兩種意義不能彼此對立，必須統一起來，其一是包含領導羣衆的意義，其二是包含羣衆起來自己幹的意義，這兩種內容中，羣衆起來自己幹是一個基本方面，是一個主體，領導的作用就在於當着羣衆還未起來幹的時候，應去啓發羣衆覺

悟性，走向行動；就在於當着羣衆已經起來幹的時候，應去引導羣衆走向勝利與取得勝利，領導者要時刻的根據羣衆的實際情況，覺悟程度，思想狀況，情緒變化，翻轉經驗去實行領導。

然而，我們某些領導羣衆運動的同志，當着他還未看到羣衆之前，他就給羣衆運動規定下一種步驟，甚而很具體的步驟，他不是一張白紙似的客觀的接近羣衆，而是白紙上寫黑字，根據政策條文去佈置羣衆運動，或者是根據過去經驗把羣衆運動套上去，這樣，他就心有成竹的，進入新的工作環境中去，他的眼睛被主觀的東西蒙住了，他很大胆的，自負的，不區別情況的，按着老一套搞下去，釘子越碰越大直到不能領導爲止。較好的就在碰釘子之後，逐漸的改正了。一個領導者區別於羣衆的就是他有經驗，懂得政策，看到方向，但必須時刻的保持着與最廣大羣衆聯系，由羣衆來訂正，改變，考驗領導的方針，辦法。

另外，還有一種領導情況，即是當着他進入新的工作環境時，因爲情況不熟，他會能虛心謹慎的接待羣衆，也就是比較客觀，對事物也比較敏感，可是他一但熟悉了之後，沉於工作已久，他就漸漸麻木，熟視無睹，這就會喪失領導的敏銳和客觀態度，發生缺點以至錯誤。這種領導情況在土地改革中也曾有過的。這樣的領導者警覺時會與前者不同，而麻木時他的實質也與前者相同，他所以麻木，所以熟視無睹，就是因爲他自滿於有了領導本錢，有了某些新的經驗；但是昨天的（而不是幾年前的），也許覺得有些成績，他認爲依靠這個去領導就夠了，其不知情況在變化在發展着，羣衆運動的要求逐漸在提高，這樣便也會窒息羣衆而不能更好的發動，這種毛病是由於領導只是片斷的而不是時刻的經常的保持與廣大羣衆聯系的原因所致。

其次，在某些領導者還存在着的一種盲目的由於歷史原因而造成的情況，這種領導情況是將抗

戰時代農村土地政策思想，即一般的減租減息政策思想，盲目的運用於情況已經改變了的今天的土地改革運動，以那時發動羣衆的規模套在今天之更加深刻而劇烈的羣衆運動；在抗戰時期是包括一級的地主階級（大漢奸大惡霸除外）在內的土地政策，而今天是包括（給封建地主以生活出路）一般的富農在內的土地政策，這種情況是由歷史社會原因而來的，前者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而造成的，後者是由於蔣介石反人民打內戰所造成的，這就形成兩個時期農村中的極不相同的階級關係和發動羣衆的內容，以抗戰時期土地政策的精神來掌握今天的土地改革的政策，就必然得出不應照顧的而加以照顧，照顧應該少的給多了，應該大鬧的小鬧，應該鬧的不鬧，這就是不能徹底的爲人民服務，這就是不能徹底滿足基本羣衆的土地要求。

這種土地改革思想中的盲目性，至今也並未從某些領導者和某些工作同志頭腦中廓清出去，就我們研究的所得看來，這種盲目性思想是頗爲廣泛的存在着的，這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思想，在土地改革中發覺出發的當然也有，但是比較的少了；現在，乃是從抗戰時期的土地政策思想（當時是對的）來指導和了解今天土地改革政策的精神，或者就走到歪曲的爲多了。

以上三種領導情況，由於盲目性的經驗而來，公式法指導羣衆運動去發動羣衆是一比較嚴重的思想傾向，而在許許多多的經驗公式中以抗戰時期的經驗較爲帶有歷史盲目性支配着某些指導土地工作的頭腦，加之，歷史盲目性和另一種政治的社會的近因結合着，即八一五後，和戰局面以後，又都市又農村的情況相結合的，因之更增加思想上的盲目性了。

在這樣領導情況下，有些人把着眼點放在「照顧」（不是不要照顧）的方面就多了一些，有些地主就過於多了一些，這樣就不可避免的對於同蔣介石結合的惡霸地主以及他們的爪牙狗腿打擊

不够，摧毁封建势力不够。另外，则就不可避免的使得羣衆運動有所限制，這裡需要了解的反对封建的聯合鬭爭，是首先要滿足基本農民的政治上和經濟上要求之後才有照顧之可言，在沒有形成和鞏固反对封建鬥爭的基本農民的主力之前，而去過早的與過多的侈談「聯合」，「照顧」，乃是束縛羣衆的發動，乃是削弱羣衆的發動，這種過早和過多的「聯合」「照顧」是對基本羣衆不利的，羣衆運動的真實情況倒不是如我們某些同志所想像的按照規定條文規定策略去運動的，他倒是要「動」要「亂」，先飽滿了自己，先團結了自己，一切羣衆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是「不亂不成形」，是「先亂而後理」，這由某些同志看來恐無「章法」，總是叫他這領導者主觀所規定的「先理而後動」（但這並不是說不要思想醞釀和教育），但這恰是違反規律的，羣衆運動的自發性（不等於領導上的自發性）是羣衆運動的一個固有規律，雖然他是一個低級運動的階段，但也是發動羣衆必須經過的階段，這階段的特點，情緒高，不可一世，氣衝牛斗，但也有理性的，這不能由領導者去制止，制止就違反羣衆運動的規律，這只可由領導者去隨着羣衆的經驗和實踐去逐步提高，但這個不能由領導者「腰折」，腰折了羣衆就要損傷羣衆運動，羣衆就不能飽滿的發動起來，這也就是羣衆運動的「矯枉必須過正」的一條真理，在整風的羣衆運動中有一條「放」，放得越好，運動越飽滿、發展、澈底，這就是有領導的羣衆運動的自發性的表現，那「放」的裡邊是沒有「照顧」一條，只有「打破臉」一條，羣衆運動的性質雖有不同，但借此也可以體驗發動其他羣衆運動了。

來。

這種不能放手，主要的就是表現於照顧太過，基本農民羣衆被束縛而不能充分的發動起

由此就可明白發動羣衆是誰不放手？是某些領導羣運的同志們不放手！某些領導羣運同志的不放手，是對誰不放手呢？又是對誰放了手呢？下邊一個土地改革材料就可答覆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本溪草河堂張家堡子村。

還是一個夏天的傍午，太陽火熱的曬在農民羣衆的頭上，惡霸大地主已被清算。

主席站在台上宣佈開會了。

報告是：鬥出土地的總數……：

各戶分得土地的數目……：

一位青年農民突然由羣衆中站了起來，他本是得地戶，該是喜歡然而臉上顯出不十分滿足似的，咀嚼着嘴，說出幾句：『出乎意外』的話：

『地分了，不够種！小地主的地還多，他種不了，我們要分他一些！』

羣衆鼓掌了，從衷心裏鼓掌了，頗是羣衆路線的滿場一致的喊出一句話：

『分小地主的地！』

主席默然！

主席偏過頭問××副政委，也爲之默然良久，然後在低聲笑談着。

下面還是不斷的火熱的喊叫：

『分小地主的地！』

主席移到台上說話了：

『老鄉們！這個不能！這是「違反政策」的，大家就這樣辦吧！散會。』

羣衆喊聲突然肅靜下去了……。

火熱的太陽曬得人臉上直淌汗，人羣懶懶的疏散開，脚步移動得極沉悶的各自走回家裡去了……。

這個故事是很典型的說明了這個故事中的領導者們只知道照顧是一條政策，是的，是一條政策，但他忘記另外一條政策，而且是一條基本的政策，即是徹底滿足基本農民的土地要求。是誰不放手？是故事中的領導者們。

他們對誰不放手？是對基本農民羣衆！

他們對誰又放了手呢？是對封建地主階級！這是一個教訓，這是被過去土地改革中一種盲目的思想所束縛的教訓。

現在是該認清了：

對誰應該不放手！

對誰應該放手！

(論羣衆路線三六——四三頁)

三、劉少奇：關於黨的羣衆路線問題

毛澤東同志屢次指示我們：在一切工作中要採取羣衆路線。他在向這次大會的報告中，又以極懇切的詞句指示我們：要根據羣衆路線去進行工作。他說：我們共產黨人與最廣大的人羣羣衆取得最密切的聯系，是我們區別於任何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幟。他要我們：「全心全意爲

中國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羣衆，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小集團或自己個人利益出發。他要我們同志明瞭：「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以是否合乎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是否爲最廣大人民羣衆所擁護爲最高標準」。要我們同志明瞭：「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羣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就是不可戰勝的。他說：「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爲它超過羣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羣衆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又說：「在一切工作中的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爲它落後於羣衆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羣衆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都是極端重要的，每個同志都必須細心領會和切實執行。

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黨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應該是從羣衆中來，又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不但我們黨的政治路線，而且我們黨的組織路線，都應該是正確的從羣衆中來的路線，又正確的到羣衆中去的路線。我們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是與正確的組織路線分不開的。雖然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之間，可能發生部分的暫時的不調和的現象，但不能設想，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組織路線却是不正確；反之，組織路線正確了，政治路線却是不正確，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來是不可能的。所謂正確的政治路線，就是徹底的羣衆路線，就是我們黨的領導骨幹和黨內黨外廣大羣衆密切結合的路線，就是從羣衆中來，又到羣衆中去的路線，就是指導方法上的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路線。

爲了貫徹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的羣衆路線，在黨章的總綱上和條文上都強調的指出了以下幾個羣衆觀點，這幾個觀點，必須在每一個黨員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設起來。

第一、就是一切爲了人民羣衆的觀點，全心全意爲人民羣衆服務的觀點。我們黨從最初起，就是爲了服務於人民而建立的，我們一切黨員的一切犧牲、努力和鬥爭，都是爲了人民羣衆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爲了別的。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最大的光榮和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因此凡是爲了個人利益或小集團利益而損害人民利益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的一切黨員，以及參加我們隊伍中的一切人員，只要是忠於職務，並多少著有成績的，也都是爲人民服務的，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不管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與否，也不管他們担负的是重要的領導職務，或是普通的戰鬥員與伏快馬快等職務，他們都是不同的崗位上，直接或間接爲人民服務的；因此，他們都是平等的、光榮的。我們要在一切黨員和一切人員中，提高自覺性，使我們一切黨員和一切人員都在高度自覺的基礎上爲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羣衆負責的觀點。我們爲人民服務，就要對人民負責，就要在客觀上使人民因爲我們的服務而獲得益處，獲得解放，就盡力求不犯或少犯錯誤，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損失。凡處是我們提出的任務，政策與工作作風，都應該是正確的，才於人民有利，如不正確，即要損害人民的利益，即要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說，我們要善於爲人民服務，要服務得很好，而不要服務得很壞。因此，我們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應採取輕率態度，都應有嚴肅的負責的態度。

還必須了解：向人民負責與向自己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即是說，我們黨員受了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命令去進行工作，他們在工作中是要對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負責的，但如果把這種對領導機關負責與對人民負責分開來看，那是錯誤的。必須對人民羣衆負責，才算是盡了最

後與最大之責。要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對人民有利的事業，即是對黨有利的事業，每個黨員都必須盡力去作。凡對人民不利的事業，即是對黨不利，每個黨員都必須反對，必須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黨再無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標準，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標準。每個黨員對人民負責，即是對黨負責，對人民不負責，即是對黨最不負責。要理解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統一起來，不要使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如果發現自己領導機關與領導人所指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風有缺點，錯誤時，即應以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向領導機關與領導人建議改正，要弄清是非，不應馬虎敷衍。否則，就是對人民沒有負起責任，也就是對黨沒有負起責任。黨的紀律是必須遵守的，黨的統一必須保持的，因為保持我們黨的統一與紀律，即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藉口對人民負責而破壞黨的紀律與統一，但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任何缺點、錯誤，都必須糾正，每一個黨員都有責任，也有權利，去幫助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糾正任何缺點與錯誤。因為任何缺點與錯誤，都是對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對黨不利。我們黨員忠誠的自我批評精神，對自己及對領導機關的錯誤所採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態度，以及遵守黨的規律的精神，都是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羣衆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毛澤東同志經常說：人民羣衆是真正偉大的，羣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只有依靠人民羣衆，才是不可戰勝的，只有人民羣衆，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真正的歷史是人民羣衆的歷史。馬克思早就說過：勞動者是自己解放自己。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傑，而全靠羣衆自己救自己。這就是說，人民羣衆自己的解

放，只有人民羣衆自己起來鬥爭，自己起來爭取，才能獲得，才能保持與鞏固；而不是任何羣衆之外的人所能恩賜，所能給予的，也不是任何羣衆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羣衆去爭取的。所以恩賜的觀點，代替羣衆鬥爭的觀點，是錯誤的。

人民羣衆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人民羣衆的解放，必須由羣衆的自覺與自願，並且舉出自己先鋒隊，在先鋒隊的指導下，自己組織起來，自己去鬥爭，自己去爭取，然後羣衆才能自覺的去獲得鬥爭的果實，並保持與鞏固這種果實。人民羣衆的敵人，只有人民羣衆自己起來才能打倒，否則，人民的敵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沒有人民羣衆的真正自覺與真正發動，僅有先鋒隊的奮鬥，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歷史是不會前進的，任何事業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減租減息、變工隊、合作社這樣有關人民直接的利益，沒有羣衆的自覺與自動，即使有什麼人「恩賜」了減租減息，代替羣衆把變工隊、合作社組織起來，羣衆還是「明減暗不減」，變工隊、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東西。

我們共產黨人的一切事業都是人民羣衆的事業，我們的一切綱領與政策，不論是怎樣正確，如果沒有廣大羣衆的直接擁護和堅持到底的鬥爭，都是無法實現的，所以我們的一切，都依靠於人，決定於人民羣衆的自覺與自動；不依靠於羣衆的自覺與自動，我們將一事無成，費力不討好。但只要我們依靠於羣衆的自覺與自動，只要羣衆有了真正的自覺與真正的發動，就有我們黨的正確領導，我們黨的一切偉大事業，都一定要獲得最後的勝利與成功。因此我們共產黨人——人民羣衆的先鋒隊，不論去進行任何工作，當着羣衆還沒有自覺時，我們的責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適當的方法去啓發羣衆的自覺，不論如何艱苦，需要如何長久的時間，總首先第一步的工

作，是必須作好的。因爲只有作好了這第一步，才能進小第二步，即是當着羣衆已經有了某種必要的自覺以後，我們的責任，就是去指導羣衆的行動，指導羣衆組織起來，鬥爭起來；在羣衆組織起來，鬥爭起來以後，我們再從羣衆的行動中去啓發羣衆的再自覺。這樣，一步一步地引導羣衆去爲黨提出的人民羣衆的基本口號而鬥爭。我們共產黨人，以及一切任何羣衆中的先進分子和偉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羣衆事業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這些。除開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點。如果有人企圖在這裡再多起一點作用，一切錯誤都可能由此產生。英雄主義、命令主義、包辦代替、恩賜觀點等，都可能產生。

共產黨人在人民羣衆的解放事業中，應該到處是、也只能是人民羣衆的引導者和嚮導，而不應該是、也不可能代替人民羣衆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人民羣衆在革命鬥爭中迫切需要而遠見的堅強的引導者與嚮導，因爲這樣的引導者和嚮導，是人民羣衆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但是人民羣衆並不需要代替他們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因爲這種脫離羣衆的「英雄好漢」不能成就任何人民羣衆的解放事業。

第四，就是向人民羣衆學習的觀點。我們要很好地爲羣衆服務，要去啓發羣衆的自覺，要去指導羣衆的行動，那我們共產黨人必須首先具備一定的條件，必須有預見，對於各種問題必須有預先的計算。就是說，必須是先覺者。只有先覺者，才能覺後覺。我們同志除開完全忠實於人民解放事業，具有充分的熱情和犧牲精神之外，還必須有足夠的知識，還必須是十分有經驗和十分機警，才能很好地去啟發羣衆自覺和指導羣衆行動，才能很好地爲人民服務。爲了要使我們有知識和有經驗，爲了預見，我們就必須學習。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學習歷史，學習外國人民鬥爭

的經驗，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向敵人學習，也可以增加知識，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羣衆學習。因為羣衆的知識，羣衆的經驗，是最豐富最實際的，羣衆的創造能力，是最偉大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常常教導我們：必須首先向羣衆學習，然後教育羣衆。只有我們同志虛心地向人民羣衆學習，把羣衆的知識和經驗集中起來，化爲系統的更高的知識，才能够具體地去啓發羣衆的自覺，指導羣衆的行動。如果不向羣衆學習，而自作聰明地從腦子中想出一套東西，或生硬地從歷史經驗與外國經驗中搬運一套東西，來啓發羣衆與指導羣衆，那是一定無用的。爲了能够不斷地向羣衆學習，所以我們一刻也不要脫離羣衆。如果我們從羣衆中孤立起來，那我們的知識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我們就決不能是聰明的，決不能是有知識有本事的，我們就決不能領導羣衆。

「平常的人，常常比我們某些高級機關原來更接近於真理得多。」

「爲要領導我們的事業，光靠我們的經驗，光靠領導者之經驗，還是遠不夠的。爲要實行正確的領導，除有領導者之經驗而外，還須用黨員羣衆之經驗、工人階級之經驗、勞動者之經驗、所謂「無關重要的人」之經驗以補不及。」

爲要做到這一步，「一定要領導者是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系，一定要領導者是與黨員羣衆、與工人階級、與農民、與勞動知識分子有極密切的聯系。」

「與羣衆聯系，鞏固這種聯系，隨時都決意傾聽羣衆之意見，——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之力量所在及其必勝不敗之原因。」（「斯大林選集」第五冊三二二頁）

這是斯大林告誡蘇聯共產黨人的話。這是一條普遍真理。

領導者與領導機關的職責，就是要實行正確的領導，就是要正確地了解情況，正確地抓住中

心，提出任務，決定問題，正確地動員與組織羣衆來實行自己的決定，正確地組織羣衆來審查自己決定之實行的情形。而爲要使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須向羣衆學習，必須實行從羣衆中來，又到羣衆中去的路線。否則，任何一件領導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這就是向羣衆學習的觀點。

(修改黨章報告六六——七三頁)

四 季米特洛夫論宣傳的羣衆化

我們需要組織羣衆來實行我們的決議。僅僅靠我們的思想——政治的影響是不夠的。我們應當剷除對運動底自發性的期望，這是我們的基本弱點之一。我們應當記得：如果沒有百折不回的、長期的、耐煩的、往往似乎沒有什麼效果的組織工作，羣衆是不會飄流到共產主義的岸邊來的。而爲了善於組織羣衆，我們就要學會列寧斯大林的藝術，把我們的決議不僅變成爲共產黨員所了解的東西，而且變成爲廣大的勞動羣衆所了解的東西。應當學會不是書本上的公式，而是爲羣衆事業而鬥爭的戰士底語言與羣衆說話，這種戰士底每一句話，每一息思想，都要反映出成千百萬羣衆底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羣衆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羣衆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還不是時常會簡單地、具體地、形象地、親切地、爲羣衆懂得地說話。我們還沒有能够拋棄熟記的抽象的公式。實在的，你們看看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它們是寫得如此深奧，甚至於連我們黨的工作人員都難懂，更用不着說普通工人了。

同志們，如果想一想：工人們，尤其是在法西斯帶的國家裡，在散佈和閱讀的這些傳單時，冒着犧牲自己的性命的危險，那末，我們就能更加明瞭，必須用爲羣衆所懂得的文字來寫，以便使所遭受的犧牲，不致於成爲徒然無益。

我們的口頭宣傳和鼓動，也是這樣。在這裏，應當老實不客氣地說：法西斯帶往往比我們的許多同志還要靈活些，巧妙些。

比方，我現在記起希特勒上台執政以前在柏林舉行的一次失業工人大會。當時，著名騙子和投機大家斯克略列克兄弟底案子已經審問了幾個月，再三遷延着。在大會上發言的國社黨的演說家，利用這案子來達到自己籠絡人心的目的。他歷數斯克略列克兄弟底詐欺取財，賄賂收買以及其他種種罪惡後，便着重說道，他們的案子已經遷延了好幾個月，德國人民因爲審判這案子，已經花費了幾十萬馬克的金錢。在聽衆鼓掌聲雷動中，他說，像斯克略列克這一類的匪徒，是應當立刻槍斃的，而在審判時所花費的金錢，應當發給失業工人。

當時有一個共產黨員站起來要求說話。大會主席最初沒有許可，可是，在願意聽一聽共產黨員意見的聽衆的壓力下，不得不給他說話。當這個共產黨員走上講台的時候，所有到會的人都聚精會神起來，要聽一聽共產黨的演說者說些什麼話。但是，他說了些什麼呢？他提起嗓子說：

「同志們！共產國際執委底全會剛才完結。全會指出拯救工人階級的道路。同志們，全會在你們面前提出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奪取工人階級底多數」。全會認爲，應當使失業工人底運動「政治化」。(笑聲)。全會號召把失業工人運動提到更高的階段。(笑聲)。這一個演說者往下所說的話，也是這一套，顯然，他認爲是在「解釋」全會底真正的決議。

這一種演說能不能夠奪得失業工人呢？起初準備把失業工人政治化，其次革命化，然後再動員他們以便把他們的運動提到更高的階段，這能不能夠使他們滿意呢？（笑聲，鼓掌）

我當時坐在會場屋角裡，很痛心的意見，到會的失業工人，很想聽聽共產黨員底說話，以便知道，他們具體地做什麼——現在開始打起哈欠來了，顯然感覺失望。因此我絲毫也不覺得奇怪，當主席用粗魯態度停止我們的演說者底發言的時候，在會場上，沒有任何反對……。

可惜，這並不是我們的鼓動工作中唯一無二的例子。這一陣事情不僅在德國有過。同志們，這樣去鼓動，這就是鼓動他人來反對自己，我得罪客氣一點，也不過是小孩子的鼓動方法。永遠拋棄這種鼓動方法的時候已經到了。

在我作報告的時候，主席庫西寧同志，從大會場上收到寫給我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很值得注意的。我現在把這封信讀給你們聽。這封信上寫道：

「我請你在說話的時候，提到一個問題，就是共產國際將來的一切決議案，都應當用很通俗的文字寫出來，以便不備受過訓練的共產黨員懂得，而且無論那一個毫無訓練的勞動者，讀到共產國際底文件時，立刻就懂得；共產黨員想做什麼，共產主義給人類一些什麼好處。某些黨的上層份子忘記了這點，應當使他們記得這件事情，而且應當使他們很牢固地記得這件事情。共產主義的鼓動，也應當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進行。」

這封信的作者是什麼人，我不很清楚。但是我毫不懷疑：這一封信是表示了千百萬工人底意思和願望。許多同志認為：高深的話，羣衆不懂的公式和提綱，越是用得多，則他們的宣傳和鼓動也愈好；他們忘記了：正是現代工人階級的偉大領袖和理論家列寧和斯大林，在說話和寫東西

的時候，總是用廣大羣衆最了解的語言和文字。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一條粗淺的規則，把這條規則當作法律，當作布爾賽維克的法律。

當你寫東西作演說的時候，無論何時總要想到普通工人，他該懂得你，相信你的號召，決心跟着你走！應當時刻想到：你究竟爲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說話。（鼓掌）。

（整風文獻三二一——三二四）

